

JIANDIE SHOUNAO BEIWANGLU

傅冰钢 徐乃龙

间谍首脑 备忘录

JIANDIE SHOUNAO BEIWANGLU

JIANDIE SHOUNAO BEIWANGLU

JIANDIE SHOUNAO BEIWANGLU

000
E363
516

间谍首脑备忘录

傅冰钢

徐乃龙



江苏人民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001号

书 名 间谍首脑备忘录
编 著 者 傅冰钢 徐乃龙
责任编辑 余江涛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邮政编码: 210009)
地址: 南京中央路165号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溧阳市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5 插页 2
印 数 1—5150 册
字 数 285 千字
版 次 1992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0914—5/E·4
定 价: 5.50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间谍首脑备忘录

追捕艾希曼

不寻常的声明——创业魔头——奇怪的男朋友——顺藤摸瓜——狡兔之窟——决策万里之外——蜘蛛在悄悄地织网——如愿以偿

最大的圈套

“钓鱼”计划——从夫人下手——“拿破仑”亲自出马——“猫”大使上了圈套——收紧绳索——宁死不屈的上校——阴谋败露

深埋的鼯鼠

精明的局长看错了人——捉拔耗子看粮仓——功亏一簣——“鸟儿飞走了”——疑云从大洋彼岸飘来——怀特的判断——难以弥补的损失

本·巴尔卡之死

绑架发生在巴黎——国王的家庭教师——死神步步逼近——两张王牌——陷阱安排就绪——轩然大波——菲贡的证词——杀鸡儆猴

加勒比海的风波

中央情报局之父——量美国佬不敢侵犯——荒唐的入侵计划——猪湾惨败——驾取“风车”——导弹危机

超级窃贼

迫切需要的宝贝——鱼儿上钩了——“首饰装进了珠宝盒”——苏联人坐卧不安——讨价还价——始料未及——摩萨德又要行动——心理学家的妙法——大功告成，稍有失误

白宫的替罪羊

一出错中错的闹剧——“离这该死的事远点”——尼克松要捂盖子——有人不肯缄默——为“不”字付出了代价

死亡名单

慕尼黑血腥味——“上帝的复仇”——枪击兹怀伊特——电话里的蜂鸣声——上床后爆炸——凶杀发生在街头——突袭巴解总部——并非讨厌他的长相——花花公子的末日——阴差阳错——“追杀红色王子”

刺杀总统

不合法的审判——山雨欲来——剑拔弩张——血溅逍遥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走向绞刑架

伊拉克核梦破灭

不速之客——警报拉响了——精心策划——凌晨的爆炸——暗杀风暴——初战不利——“巴比伦行动”——核梦破灭

“彩虹勇士”号被炸沉之谜

午夜爆炸声——炸船者是谁？——假“蒂朗勒夫妇”——可疑的“乌维俄”号游艇——不寻常的女人——蒙混过关——前波未平，后波又起——忍痛割爱

越过“死亡线”

强硬的凯西——“捏一捏卡扎菲的鼻子”——第一位的大事——震撼世界的恐怖浪潮——“燎原烈火”——再次袭击——抽刀断水水更流

空中怪客

不能容忍的泄密——冲破“铁幕”——“天使”的厄运——“发现者”的悲欢——“萨莫斯”的功绩——谍林新秀——战争的“神经”

追捕艾希曼

任何一个间谍情报行动都是不可能完全按照本来的计划实现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本来神智健全的人会对这门艺术一辈子都显得那么神魂颠倒。但是，如果没有呕心沥血地制定计划，没有坚持不懈地研究每个细节，那么也就根本不会有什么间谍情报活动。

——斯图尔特·史蒂文

不寻常的声明

1960年5月22日，古城耶路撒冷的天气十分晴朗宜人。街上，人们都在议论纷纷，说是总理将于当天下午在以色列议会发表不寻常的声明。所以，下午3点50分，当本·古里安总理步入议会大厅时，整个会场已是人头攒动，人们或在大声谈论，或在默默地揣度，不过，当时并没有人能真正想到总理将要宣告的是一次令人瞠目结舌的特别行动已大功告成。

在本·古里安将要站起来讲话前的几分钟，以色列中央情报特殊使命局——摩萨德的首脑，48岁的伊塞·哈雷尔坐进了设在内阁部长桌子后面专为高级官员设置的座位上。他长得非常矮，身高只有一米五五，于是便有了个外号叫“矮子伊塞”，还有个更难听的译名叫“侏儒恶鬼”。他皮肤黝黑，肩膀很宽，一双肌肉发达的短胳膊，使身材显得格外矮小墩实，但又奇怪地不失比例，颇似一尊虎虎有生气的棒球运动员的塑像。他用那双深蓝色的眼睛打量着人们，目光阴冷，高深莫测。哈雷尔的一位亲密同僚曾就他的目光发表过这样的评论：“当他把目光对准你时，仿佛能把你的脑子里最秘密的隐私都勾将出来。你在他面前总觉得有什么过失，也说不上是为什么，但这种莫名的感觉总是纠缠着你。”他的部下最怕当面向这位头头作汇报，因为他们一致认为：“只有狗和无知的小孩才不怕他那双目光严厉的蓝眼睛。”

在此之前，哈雷尔从未在公众场合公开露面。他属于那种只能躲在帷幕后面的人，虽然他是使摩萨德发展成为今天如此规模的创业魔头，但他的照片从来不在报刊杂志上刊登，他的名字会从记者的文章中删除，他的职责决定了他只能做个神秘人物。现在，他居然公开露面了，为的是要在允许的范围内，耳闻目睹一下公众对他取得的巨大成功所作出的强烈反应。

本·古里安总理站起来了，顿时会场鸦雀无声。他的预先拟好的声明十分简短，言词平淡无味，避免带有感情色彩，但他在宣读时，声音却抑制不住地注入了强烈的感情色彩。

“我要向诸位议员先生宣布，”他一字一顿、庄严地说道：“以色列特工部人员不久前已抓获了最大的纳粹罪犯之一，阿道夫·艾希曼。他在所谓的‘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上，和其他纳粹领袖负有同样的罪责，这就是说，他要消灭欧洲 600 万犹太人。阿道夫·艾希曼现在就关在以色列的监狱里，依据 1950 年惩治纳粹分子及其合作者的法律，不久将送交以色列法庭审判。”

话音刚落，会场死一般地沉寂。突然，一个议员抽泣起来。紧接着，热烈的欢呼声和经久不息的掌声震耳欲聋。正是这个阿道夫·艾希曼，曾经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大力推行意欲斩尽杀绝犹太人的“彻底解决方案”，如今，却落入了他曾处心积虑要消灭的民族手里，这正应验了那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古箴。

在得知艾希曼被捕的头几天中，全世界每个犹太人聚居的地方都充满了一种悲喜交加的感情。悲的是因为此人曾邪恶地杀害了那么多的同胞；喜的是虽然他曾想把犹太人扔进熊熊燃烧的木柴堆，但犹太人终于从这置人于死地的木柴堆上站了起来，并能坐在审判席上对他进行审判了。

生擒艾希曼的有功之臣，首推伊塞·哈雷尔。这个摩萨德首脑人物，亲自率领一个特遣行动小组，远涉重洋，进入阿根廷。绑架和押送艾希曼的一切必要手段和步骤，都是他一手筹谋。整个行动不但方案十分大胆，而且付诸实施也相当出色。哈雷尔曾这样对别人谈起绑架艾希曼事件的意义，他说：“艾希曼事件，远不止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远远不止，这是个民族心理问题。你要知道，我们犹太人需要艾希曼这个人，要把这个家伙活生生地押上法庭，押上一个犹太人的法庭！我们要审判这个刽子手，他杀害了我们无数的同胞。因此，这次特遣行动，不同于摩萨德采取的其他任何

一次行动，它具有道义上和心理上的双重意义。”

创业魔头

哈雷尔 1912 年生于俄国维捷布斯克的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个富有的醋厂老板。十月革命爆发后，父亲的财产荡然无存。哈雷尔在 15 岁时，加入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组织。在 17 岁那年，他生平第一次伪造了一些证件，证明自己已是 18 岁，这正是取得去以色列移民护照签证的法定年龄。1930 年 1 月，他告别双亲，带了一支左轮手枪和一些子弹上路了，年轻的哈雷尔指望这枪能给那些仇视犹太人的家伙尝尝厉害。当他一眼看到他久已向往的土地时，一位犹太移民局的官员来到船上说：“英国托管当局将要检查你们是否带了武器。如果带了，请立即扔到海里，因为一旦让他们查出来，你们谁都不能下船。”别人都按他的话去做了。但哈雷尔却挖空了一块面包，把枪和子弹都藏在里面，然后小心翼翼地把面包放在一堆脏衣服下面。海关人员把他唯一的寒酸的行李翻得乱七八糟，然后说：“行了。”这位未来的以色列间谍首脑就这样进入了“希望之乡”。

哈雷尔成了特拉维夫附近的一个犹太人集体农庄兴建水渠的工人。他特别能吃苦，很快就出了名。在农庄里，他结识了一个名叫丽夫卡的犹太姑娘。哈雷尔素来沉默寡言，只知干活，不爱社交，而丽夫卡却是那么开朗风趣，漂亮窈窕，爱跳舞，爱交际。出乎乡亲们的意料，这一对看来并不般配的年轻人居然缔结了百年之好，并且成了一对白头偕老的伴侣。

1939 年，丽夫卡偶然听到农庄里有两个人在背后谈论，抱怨哈雷尔为了接来夫妇俩的双亲，动用了农庄的专款作路费。这种指责是无中生有的，丽夫卡心烦意乱，将此事告诉了哈雷尔，哈雷尔立即暴跳如雷，与那两个人吵翻了天。第 2 天，哈雷尔就赌气离

开了农庄，他一无资金，二无产业，但他宁可去干不受任何合同的约束的摘柑桔和装运柑桔的活。渐渐地，哈雷尔靠着能干和耍花招，成了一名柑桔承包商，开始发大财了。

由于经营的需要，他同邻村的阿拉伯人常在一起厮混，很快学会了他们的语言。他在夜间时常向犹太地下军“哈加纳”（“哈加纳”是希伯来文“防御”的意思）的情报机构“沙伊”（“情报部”的意思）介绍一些有关阿拉伯各村的情况，例如村长的品行，发生的纠纷，以及不满犹太人的敌对言论等等。这位年轻的“矮子伊塞”逐渐滑入了犹太地下军的谍报网，并接受训练。1936年，他混进英国人创建的警察预备队，负责刺探英国托管当局的情报。一次，他抓住一个搞黑市交易的英国军官，不由分说地揍了他一个耳光。于是，他不得不潜入地下，继续为“沙伊”从事秘密情报活动。1942年，哈雷尔被选中到“沙伊”犹太处任秘书。该处当时只有3个人，他算1个，外加1个处长，1个女秘书。哈雷尔本人谈不上有什么惊人的本领，他不像“沙伊”组织中大多数同行那样有教养，他从未读过有关地下活动的教材。但在两年后，哈雷尔当上犹太处处长时，他已积累了许多秘密情报工作的经验和知识。他摸索出来了一条适用于各种秘密行动的原则，这一原则使“哈加纳”的头头逃脱了英国军队于1946年6月29日为从军事上消灭犹太复国主义冒险分子而进行的大搜捕和大扫荡。

1948年5月，在以色列宣告立国前几天，将要当国家首脑的戴维·本·古里安慧眼初识哈雷尔，哈雷尔搞到了约旦人的详细进军计划。而在当时，大多数以色列人以为约旦人不会参与，而且还会制止阿拉伯国家将要发起的战争行动。果尔达·梅厄——这位日后的女总理，当时装扮成阿拉伯人，只身潜入约旦首都安曼，秘密会晤了阿卜杜拉国王。会晤后，她满有把握地认为，约旦将置身于这场战争之外。然而，哈雷尔对和平不抱幻想，他派出了1个间谍，让他混在逃离战场的难民中，逃到了安曼。这人是个年轻的

阿拉伯人，他正热恋着1位犹太姑娘。他的1位表兄在阿卜杜拉国王的政府中担任要职。5月12日夜里，他从安曼穿过霍尔达前线阵地，带回了约旦即将参战，装甲部队已整装待发和阿拉伯军团明天就要发动进攻的情报。哈雷尔迅即把这个消息报告本·古里安，本·古里安连夜调派几支部队，筑起了一道防线。

1948年5月14日，英国人从耶路撒冷的市府大厦降下了“米”字旗，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宣告以色列国成立。次日夜里，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的正规军队跨过了这个新国家的边界，大举进攻。然而，以色列已有准备，打赢了这场战争。哈雷尔晋升为中校，这是当时以色列军队中的第二级军衔。

建国后，“沙伊”分成了3个部门：军事情报局、外交部政治司和国内安全总局。哈雷尔当上了国内安全总局局长，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清除本·古里安的政敌上，还向本·古里安提出“应该狠狠打击犹太恐怖分子”，以清除以色列统一的潜在危机。哈雷尔采用了大规模的搜集情报的行动，他从1948年到1952年期间组织了一支秘密政治警察队伍，对反对本·古里安的人进行盯梢监视，窃听电话，追查所有的知名的“分裂分子”的财政来源。派遣特工打入恐怖组织核心部门，将其一锅端。哈雷尔先后在全国各地逮捕了200多人，为本·古里安企图建立民主极权制出了大力，因此，哈雷尔成了本·古里安的心腹亲信。

这个令人生畏的“矮子伊塞”自从受到本·古里安的青睐，在国内安全总局发迹以后，官运亨通，飞黄腾达。他成功地说服了本·古里安，使他确信必须改变以色列特工部门群雄割据的局面，以色列所有的国外和国内安全事务最好交给一个特工机构负责。本·古里安也想把所有的秘密情报机构置于总理府的控制之下。于是，在1951年成立了摩萨德。从此，哈雷尔独揽情报机构大权，权力之大在犹太国家的情报历史上可以说空前绝后。

到了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时期，在各国情报机构的头头

中，哈雷尔已小有名气。可是，哈雷尔一心想要干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大行动，来使他和他的摩萨德威名大振。不久，这个机会便来临了。

奇怪的男朋友

1957年秋高气爽的时节，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郊的阿利沃斯区，有一位18岁的姑娘名叫罗泽·赫尔曼。她长得十分漂亮迷人，身材窈窕多姿，有着一头深色的秀发和一对亮亮的黑瞳仁。她是附近所有小伙子爱慕追逐的尤物。在她的众多崇拜者中，有一位名叫尼克的出生在德国的小伙子，他约20岁左右，长得挺帅，姑娘对他颇有好感。

显然是为了打动姑娘的芳心，尼克在她面前炫耀道，他的父亲曾经在德国军队里当过大官，在帝国的许多地区任过职。这对小情人逐渐发展到无话不谈。有一次，他俩的话题偶然转到了第三帝国中那些犹太人的命运问题上，尼克信口开河地发表意见说：在他看来，德国人当时如果把犹太人统统除尽而不半途而废就好了。尼克做梦也没料到，他的意中人的血管里就流着犹太人的血。

生性开朗活泼的罗泽在家里提起了这位奇怪的男朋友：虽然他拼命向罗泽献殷勤，但他从不邀请罗泽上他家去玩玩，见见也许是未来的公婆，甚至连家里的地址也不告诉罗泽，而是让罗泽通过他的一位朋友的地址给他写信。每当罗泽谈起这位男朋友的一些令人费解的情况时，她的父亲洛塔尔·赫尔曼在一旁凝神细听。他，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

有一天，他让老伴给他读报，赫尔曼自己无法看报——他在集中营的那些日子里双目失明了。他的妻子读到这样一条消息：德国法兰克福总检察长弗里茨·鲍威尔博士正在寻找党卫军冲锋队

头目阿道夫·艾希曼，据说此人目前蛰居阿根廷。赫尔曼听到此处一下子愣住了，他虽然已经看不见但十分敏感，他立即联想到女儿的那位奇怪的男朋友。于是，他让女儿带着他找到了尼克留下地址的那位朋友，从那里得悉尼克家住在查卡布科大街 4261 号。他们驱车前往，找到了查卡布科大街 4261 号，发现上面挂着“达古特宅”和“克莱门特宅”两块门牌，房子的主人名叫弗朗齐斯库·史密特。赫尔曼确信自己已经发现了艾希曼的踪迹，回到家立即让妻子给那位德国检察长写了一封信。

弗里茨·鲍威尔博士是个德国犹太人，本人受过纳粹的迫害。他不愿把这条新线索交给德国当局，而是秘密地将这个消息报告给以色列。艾希曼目前正住在阿根廷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摩萨德首脑伊塞·哈雷尔的耳朵里。

顺藤摸瓜

哈雷尔坐在他那间没有任何摆设的朴实无华的办公室里，当他看到这个消息的报告的时候，并没有如获至宝般地欣喜若狂。这倒不是他对此缺乏兴趣，或是认识不到其重要性，而是因为摩萨德几乎每个月都接到有关某个纳粹分子在某地突然出现的报告，但这些情报多半是子虚乌有的。再加上摩萨德财力和人力都不够充足，许多来特拉维夫寻求财政和道义上支持的追捕漏网纳粹的“猎人”，最后都落得个败兴而去。不过，这一次出现了例外，哈雷尔特工人员的本能预示他，这个新情报的背后肯定大有文章，他连夜调来艾希曼的案卷潜心研究起来。

阿道夫·艾希曼于 1934 年被任命为纳粹政权主要特务部门帝国安全部第六处，即“犹太处”处长。从此，他就成了纳粹德国“犹太复国主义问题”专家。在根据杀人恶魔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命令起草和实施所谓的《彻底解决方案》中，他是“领衔主演”的角

色。他力主对犹太人“加速移民”。其实，这个方案说到底就是把犹太人轰到一起，然后赶到集中营集体处死。艾希曼是积极奉行屠杀政策的冷血动物，他曾在匈牙利下令驱逐 65 万犹太人，他也是屠杀 200 万犹太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狡猾的艾希曼逃脱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躲到联邦德国的一个偏僻的村庄里，当上了伐木工，在那里安然无恙地隐居了 5 年。1950 年春暖花开时，他在前党卫军成员组成的名叫“敖德萨”组织的帮助下逃到了意大利的热那亚，躲在一个方济各会的修道院里。一个曾经是纳粹分子的修士帮他搞到了一份梵蒂冈的难民护照。初夏时分，艾希曼拿着这份假护照，搭乘“乔瓦娜号”轮船驶往南美。线索就此中断，艾希曼的这一出走，也避开了“复仇者”组织的恢恢天网，这个组织是英军内部的一支犹太人部队，它于二次大战后独立行动，专门捕杀纳粹高级官员以复仇。

哈雷尔审阅了有关这位党卫军冲锋队头子的生平及其暴行的一切细节，彻夜未曾合眼。翌日凌晨，他已成竹在胸：摩萨德必须捕获这个家伙。哈雷尔放下手边的其他事情，开始顺藤摸瓜。

哈雷尔首先派遣两名特工人员前往阿根廷，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对那位双目失明的报信人所提供的情报进行核实。结果大失所望，赫尔曼赌咒发誓地说，房东弗朗齐斯库·史密特“百分之百就是阿道夫·艾希曼”。然而，经调查证实，此人事实上同纳粹毫无相干，他在二次大战之前就居住在这条大街上。整条大街的居民，连“艾希曼”这个名字都从没听说过。被赫尔曼断定“只是打掩护的稻草人”——房客达古特和克莱门特，如今也都已“搬家”，“去向不明”。派去的摩萨德特工人员收竿回营了——他们不再相信顺着这条线索能钓到大鱼。

哈雷尔只得偃旗息鼓，特工部内一时怨声四起。哈雷尔每天工作 18 个小时，办事果敢敏捷、孔武有力，具有那种难以捉摸的能

使下属效忠于他的品质，那些曾在他手下工作过的人，直到今天尽管也勉强承认他和别人一样有缺点，但仍以一种崇拜的心情来谈论他。然而，也同样有人怕他、恨他。因为他对所喜爱的人，就待如亲朋；而不对他口味的人，就千方百计将他们排挤走。他受的教育有限，对世界上许多事物的认识极其肤浅，而且还有很多偏见。同时，哈雷尔又是个冷酷无情的人，谁想同他过不去，谁就会领教他的厉害，准会知道自己失算了。这次，反对哈雷尔的人总算抓到了他的辫子，他们纷纷指责哈雷尔“丢了西瓜捡芝麻”，不抓重要的现实问题，不向阿拉伯邻国派遣谍报人员，而是想入非非地围着“纳粹分子脚印”嗅来嗅去。

光阴倏忽，转眼过了1年。一天，法兰克福总检察长弗里茨·鲍威尔又传来了第二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信息：有一名前纳粹分子为自己过去干下的罪行痛悔不已，为了减轻一下良心的负疚，他主动前来通风报信。他说，阿道夫·艾希曼目前住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用的化名是：里卡多·克莱门特。

当哈雷尔见到鲍威尔博士送来的这个消息时，大喜过望，里卡多·克莱门特——这正是查卡布科大街其中一个房客的姓名。艾希曼原来不是房东史密特，而是房客克莱门特！哈雷尔对此深信不疑。但是他必须得到真凭实据，这位摩萨德首脑立即派出1名女特工和2名男特工，再次飞往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侦察。

狡兔之窟

阿道夫·艾希曼1950年来到阿根廷后不久，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一些前纳粹分子的帮助下，同他团聚了。从此，艾希曼顶着假名“里卡多·克莱门特”，瞒天过海地隐居下来。不仅他自己十分善于隐匿踪迹，处处小心谨慎，还有不少纳粹党徒和一些高级人

士在他周围筑起一道保护屏障。在南美洲的纳粹同党还建立了一个情报网，一有风吹草动，就互相报警。

因此，当3名摩萨德特工来到阿根廷后，发现事情很棘手。化名“克莱门特”的艾希曼，凭着逃亡者的敏锐嗅觉，似乎已经嗅到了某种异常气味，他和妻子搬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他们又不能挨家挨户地向邻居们打听克莱门特的下落。怎么办？聪明貌美的女特工迪娜·罗思想出一条妙计。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高级旅馆租下房间，物色了一个机灵的小听差，然后交给他一项棘手的任务。“把这个小礼品盒送给一位有修养的绅士，但千万别让他知道是谁送的，也决不能让旁人得知此事。”她假装是个十分痴情的，又甘愿单相思的女子小声地对小听差说：“这不过是一件意外的生日礼物，我想让他喜出望外。”小听差记下了那个男人的姓名地址：里卡多·克莱门特，阿利沃斯区查卡布科大街4261号。女特工叮嘱这位信使：假如收件人已经搬家，一定要设法打听到他的新住址。这样，即使礼品送不到，也同样付给可观的酬金。她在小礼品盒里装的是一个金质打火机。

对摩萨德来说，这个小伙子不愧为一只了不起的警犬。当时，整个大街上没有一个人知道克莱门特的新住址。他设法打听到这个德国人有两个儿子，并找到了其中一个叫尼克·克莱门特的工作单位。在那里，他记下了尼克上下班骑的那辆小型摩托车的车牌号。

剩下的就是特工们的事了。虽则是“剩下的”，实际上却是相当艰难的工作。特工们连续多日跟踪尼克·克莱门特，终于找到了狡兔之窟：这是坐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圣费尔南多区的一座孤零零的平房，四周没有木栅栏，屋门是用一块纤维板凑合的，墙壁没有粉刷。因为远离电网，房里连电灯也没有。整个地区给人以荒凉的印象：除了远处有一座小房子和一个售货亭，周围几百米内看不见别的建筑物。当年不可一世的、威风凛凛的纳粹大人